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实验心理学史

上册

〔美〕E.G.波林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实验心理学史

上册

〔美〕E.G.波林 著

高觉敷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Edwin G. Boring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New York, 1950

据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出版
公司 1950 年版译出

内 容 提 要

作者 E. G. 波林(1886—1968)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实验心理学史的著名学者。本书从近代科学的起源谈起,全面地阐述了近代心理学在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在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着重叙述了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和它在德、奥、英、美等国各种心理学派的发展情况。原书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大学的心理学史的标准课本。我馆 1935 年曾出版过中译本,这次由译者根据 1950 年修定版校订全译出版。



威廉·冯特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原编者为本书所作的简介

本丛书编者在本书第一版的简介中指出波林希望他的著作的优点^{vii}成为它们自己的代言人。现在编者就更难沉默了。即使是吹毛求疵的心理学家,其中也没有一个大胆的批评家会起而否认波林这本历史是一部经典著作。再说,这本书就年龄说,恰恰已经达到了成年期,它关于早期的各章,甚至大部分已经改写了,后期的叙述也已经大加扩充了。任何人都似乎难于再认为有必要去编著一本像波林的这本书那样精确而有决定性的早期实验心理学史。他在他的学科中已经比谁都精通了。他以无比的技巧写成了这部历史。其中有人物和他们的观点,这些人物在有时难以控制的领域中进行实验时的奋斗,他们的胜利,他们的生活小节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知道科学心理学将会向前进展,接受未来的日益广泛的挑战。由于我们科学的开头已渐被淡忘了,这本书和附注将会是有关它的早期的参考资料的宝库了。

编者在第一版简介中还说过,他和出版家很高兴地认为波林教授同意他的历史成为世纪心理学丛书的首卷。现在可补述一点历史:也就是波林,他向出版家们建议目前的编者和他们创办这套丛书。现在,这本书成为本丛书的第四十卷,我们对他的谢意就要增加三倍以上了。



第一版序言

艾宾浩斯在多年前说过：“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心理学史则常忽略其短期的科学的历史而侧重其长期的过去。我开始写作此书系远在五年多以前，那时还没有一个史学家著述前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心理学，更没有一个史学家不把实验的运动仅视为心灵哲学思想的长期进展的结束。但是，要写作现代的心理学史，可不能仅在前代的历史之后附加数章，便算完事。说来奇怪，现在是可使过去变动的；心理学的焦点和范围既经在目前有所变动，于是前代所有新的部分加入于历史之内，其他部分则被弃而不录了。今天的实验心理学有它自己的历史，虽然历史不尽为实验的记载。系统的问题继续存在，但其表现的形式不同。而且它们加入的程度，其本身也就是历史的事实，这都不是由史学家的意志来决定的。

学术上有无数问题可以使我分心，而我则仍坚持这一工作。我只要讲一两句话说明我的目的。我常以为实验心理学家在其专攻的范围之内也需要历史的知识。若没有这种知识，便不免将现在看错，将旧的事实和旧的见解视为新的事实和新的见解，而不能估计新运动和新方法的价值。关于此事的信仰，我不能不再三提出。由我看来，一种心理学的理论若没有历史趋势的成分，似不配



称为理论。

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实验心理学史可以从费希纳 1860 年的《纲要》和冯特 1862 年的《贡献》开始。由此说来,实验心理学为时仅有七十年。然而历史的记载须根据新运动的来源以解释新运动。因此,我这部历史把实验心理学看作起源于笛卡尔,莱布尼兹和洛克的哲学,而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新的实验生理学中 x 得到发展的。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即由于这两种运动的结合。

就现代说,显然还没有一种精确的历史前景。我认为 1910 年后的心理学,我们若详加论列,反为不妥。但是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则为例外,因为它们虽都没有丝毫古迹可增加其庄严,但过去之事却可因它们的研究而得到了理解。历史的记载是可以逆溯的,了解历史可以通过它的前因,也可以通过它的后果。

总之,我这部书论述 1860 至 1910 年间半世纪的心理学,而兼及其已往的发展和后来的结果——好像是一部纺锤形的历史。我所称的“实验心理学”,自然和冯特或五六十年来的心理学家所称的“实验心理学”意义相同——意即在心理学实验室所表现的一般化的、人类的、正常的、成人的心灵。我选用这个意义,原非欲以拥护任何学说。动物心理学是属于实验室的;心理测验在某一方面上是实验的;变态心理学也可视为实验的。前二者的发展若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发生关系,本书便加以论列;但是我可不敢自称对于这两种运动曾有足够的记载。

也许我还得说明本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传记材料,为什么讨论集中于学者的人格,而不集中于心理学的传统的章目的起源。我的理由是:由我看来,实验心理学史似全为个人的。人的关系太



重要了。有权威者常可支配当世。凡属约翰内斯·缪勒或冯特所说的话几常为重要的,无论其见解有无实验的证据。而且人格又反映于学派之内,学派体系的传统使研究受其影响。人格既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心理学家不能不注意心理学史。因此,我们更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假使心理学半以人格为背景,那么人格又以什么作背景呢?我相信我很慎重,不立即作出这种推论;但是这个问题,我从未能挥之使去。

xi 幸运的是,关于本书内容欲求助于友人时,他们即不惜时间惠加指导,我对于他们的感激之忱,远超出于此形式的道谢所能表示者之上。但是读者可不得以我的那些友谊的批评家担负此书的任何部分的责任,因为有时我也不听忠告而坚执己见。H. S. 朗菲尔德教授校读关于斯顿夫的一段,给我以不小帮助。库特·考夫卡教授供给我关于斯顿夫的学生的一些消息。关于 G. E. 缪勒的一段,深受 W. D. 特纳博士的未发表论文的教益,关于传记上的不明了之处,则由缪勒教授的来信加以澄清。R. M. 奥格登教授对于屈尔佩的几段有所指正,书内显示了他的批评的一些影响。他又取屈尔佩的信件择要抄示。大卫·沙科的未发表的关于艾宾浩斯的传记的研究为本书另一段的起点。英国正式的学院方面的实验心理学不为世所知,威廉·麦独孤教授、C. 斯皮尔曼教授、C. S. 迈尔斯博士及 F. C. 巴特列特先生都给我以重要的材料。麦独孤教授又读了英国心理学的全章,由于他的忠告,我作了不少的增订。J. Mck. 卡特尔博士对于我的关于初期美国心理学的问题,亲切地予以答复。1921—1922 年的克拉克大学和 1928 年的哈佛大学的生活对于我补益不浅,虽然我不能具体地说出。我妻不倦地从事



于读稿校样及编制索引。K. W. 奥柏林先生校读了大部分长条样, F. E. 哈斯顿先生读完了全部校样。世纪心理学丛书的主编人埃利奥特教授始终支持我的工作, 给我以明智的指示, 我的出版家也尽量帮忙。此外还有许多友好, 虽未尽列举于此, 正式表示感谢, 但也应领受我的感激之情。

卷首插图为费利克斯·法伊弗博士所作的冯特铜像的照片。这个铜牌制作于 1905 年, 即冯特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年。我很感谢法伊弗博士允许我将此像重刊于此, 并感谢 K. M. 达伦巴哈教授在康乃耳为我拍摄此铜像。

我以此书奉献于爱德华·布雷德福·铁钦纳, 只是表示我在学术上对他最真诚的感谢。本书在审慎, 详尽或陈述上若有什么优点, 便尽出于他之所赐, 我相信心理学家只有知道了心理学史, 才算是功行完满, 我这个信念尤其是受了他的影响的结果。铁钦纳在实验心理学中实为一位第一流的史学家。此书本应由他来写, 才算合格, 由我来写, 便不敢自信了。

E. G. 波林

1929 年 8 月 25 日

剑桥, 马萨诸塞



第二版序言

xiii

历史可以修订吗？可以的。时过境迁，对于它的解释就可以有第二种想法了。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当最近的过去转化成较稳定的背景时，它的描绘者就得抛弃他的初步的概略，以便使现在较明了的观点有更加永久性的色彩。而且他还有一种新的最近的过去，需要作第一次的略写，而这个过去则只当他初次试图描绘时，才算是属于未来的。历史常随时间的消逝而需要修订，而当前这一本历史，是要说明心理学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心理学的，则更加需要修订。心理学成熟起来不像一个个人，个人是决不在年龄加大时得到了新的祖宗的；心理学的发展却象一个家族，家族在子女后代结婚时就很快地加上新配偶所有的祖先了。

现在让我说得具体些。我要在我这本二十一年前的旧著作中作哪些修改呢？

旧版关于科学出现的导言一章已被删改了，因为我要更加深入研究历史的动力学，概述科学为什么出现，又如何出现，论及“时代精神”和伟大人物在科学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指明关于思想发展和产生的这两种观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每一种历史过程的正面和反面。我想在全书内支持这种思想。

第二章至第七章变动不大。关于催眠术的一章，它之所以被



保留的原因是由于它可以作为后文新的动力心理学一章的先导。

第九章至第十三章改动也不多。第九章把亚里士多德除外了。对于“思想史上这个最伟大的人物”，与其仅用两页的篇幅轻描淡写一下，不如对他表示静默无言的敬意。

关于全属于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学派、法国经验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第十一章，完全是新的作品。把这两种题材放在一起不完全是强拉硬扯的，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有了一种潮流，先从法国进入苏格兰，后来又从苏格兰回到法国。我现在还给卡巴尼斯、沙^{xiv}可、比纳和让内以相当篇幅，虽然他们仍处在纯粹的实验心理学的外围。

第十三章述及了康德。如果略去了他，则虽有冯特大师的巨眼注视着英国学派，而德国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的。

关于费希纳、赫尔姆霍茨和冯特的几章没有多大的变动。关于布伦塔诺、斯顿夫和 G. E. 缪勒的第十七章加入了海林。这里我要感谢考夫卡的有益的批评，他说海林在此书内应该得到较多的注意。现象学和先天论的全部阵容有歌德、普金耶、约翰内斯·缪勒、海林、斯顿夫；后期的屈尔佩、惠太海默和格式塔心理学。

第十八章已重新组织了。把早期的屈尔佩和后期的屈尔佩分开，使他同马赫、阿芬那留斯及实验主义的关系叙述得更清楚了。

英国心理学的一章现已加以扩充，展延到今天。关于麦独孤，我略有所增加。关于实验心理学的长篇叙述已完全改写了，大部分取材于 F. C. 巴特列特和 C. S. 迈尔斯的历史论文。



关于美国心理学两章中的首章——即它的先锋的二十一章——修订不多,虽然有许多篇新的论文需要引用。从那里开始至末篇为止都完全改写了,因为其余各章的题材在1929年都是新生的事物,写起来是没有把握的,或者是这个修订本所介绍的新材料那时还没有出现。第二十二章,我采取了我主张已久的一个观点——吴伟士似也同意的——就是所有美国心理学,除了铁钦纳以外,都是属于机能主义的。

格式塔心理学1929年到了美国,但没有离开。它已完成了它的任务。我想在第二十三章内叙述它的整个部分。

行为主义似为代表时代精神的一个运动,不是简单的革命。我不给它一个专章,我把第二十四章定名为行为学,从以前几章内,得到了动物心理学和客观心理学的线索,然后通过道地的行为主义达到了较新型的实证主义和有时人们所称的操作主义。

关于脑的机能的第二十五章是历史的动力学的范例,是思想的社会心理学的一章。它从弗卢龙至苛勒考察了这个历史,说明了思想如何发展,又如何慢慢变化,但如何终于不可避免地符合于新的发现。

xv 动力心理学一章自然是完全新的一章。动机心理学主要从1929年以来有权被列为实验心理学的部分。学习和动机,正如感觉和知觉一样,终究要分卷出书的,我想在以后几年内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和写作。

在本书末篇的回顾中,我得有一个机会在二十一年后重新给予心理学以评价,对1929年的我,微加谴责,然后讨论伟大人物在时代精神中的作用问题。

我要求简单明了,至少要避免繁琐重复。弗卢龙说,“我要简短。简短还有一个大秘诀就是明了”。但是这个修订是继续发展的。我把实验心理学十年分期的旧的概观删去了。心理学现在已经太膨大了,不能被纳入这样的框框之内了。

总之,新版本约比旧版本的篇幅多了三分之一,有一半是新的著作,另一半利用了旧版本的约三分之二。重印的部分还应有二千处的小变动。第一版和我的《实验心理学史中的感觉和知觉》一书的旧规则依旧有效:这就是,我说到二十年前(1930)的事是有信心的;其次十年的事,信心较小;到了关于最近十年所说的话则属于大胆的假定了。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人事变动很大。第一版后的二十一年间,较重要的人物有十九人去世了,如斯顿夫、G. E. 缪勒、舒曼、冯·厄棱费尔、麦独孤、C. S. 迈尔士、劳埃德·摩尔根、卡尔·皮尔逊、J. M. 鲍德温、卡特尔、贾斯特罗、桑代克,弗朗兹、E. B. 霍尔特、H. S. 詹宁斯、玛格丽特·华许本、巴甫洛夫、惠太海默和考夫卡。在第一版范围之外,但对心理学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那便是弗洛伊德和让内的逝世。

著作也陆续出版了。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初版于1929年发行,修订于1949年。吴伟士的《现代心理学派别》,1931年版,修订于1948年。费林的《反射动作》,E. 海德布雷德的《七种心理学》,夫吕革尔的《百年心理学史》,威博格的《医学心理学史》,还有其他许多历史的重要著作都出现于此关键性的二十年间。也就是此书第一版所产生的增加传记知识的需要导致了后来三卷《心理学家自传》的出版,这个计划将继续贯彻,因为那时中



xvi 年的心理学家已逐渐老大成为过去的人物了。C. 默奇森的《心理学家题名录》(Psychological Register)也出版于 1929 年以后,使在第一版所列的选定的书目,有若干种在本版中就成为不必要的了。也许我可以自我陶醉地以为我这本书引起了这一切的历史的兴趣,但那种想法是错误的。墨菲是在我以前出书的,毫无可疑,这是时代精神影响了这些作家,也影响了我。我们这些写书的心理学家是心理学向前进展的征兆。

把此书奉献于铁钦纳,现在和 1929 年都是一样合适的。那时我说过的话如今我是仍旧相信的。

罗伯特·S. 哈珀,亨布尔特·M. 詹金斯,乔治·A. 海斯和詹姆士·L. 莫里常常给我批评和书目上的帮助。他们都是哈佛心理实验室的成员,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在完成这个修订工作中,我特别要感谢荣丽·D. 波林。她除打字、核对事实和插图外,还用批判的技术,永不疲倦的热情和永不枯竭的幽默感,帮助我实现我的写作计划。她对此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奥德丽·麦克劳德是读校样的骨干分子。我很幸运,在这个工作上,得到了她的细心和聪明的帮助。埃利奥特博士是我的经常的仁爱的编辑,他读了长条校样,不止一次地耐心带笑地使我避免了错误。

也许我要最热烈地感谢我的听众,他们是我的鼓励者,是读第一版的毕业生,我想他们会欢迎这个修订版。假使我对他们的这个信心不过是乐观的幻想,那么它可以像科学上许多错误的学说一样,却也可有助于达到推动行动的目的。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的出版家,具体地说,就是友好的、乐于助人的、聪明隽智



的达纳·H. 费林,他接受了这部稿子。想到他和埃利奥特在这部手稿内没有得到他们所完全要求的,或甚至他们作为现实主义者所完全希望的东西,我那就不免感到抱歉了。

E. G. 波林

1950 年 1 月 11 日

剑桥,马萨诸塞

